

湖的四周是一片幽篁，湖水为大坝所阻，又从泄洪口冲出，奔流直泄，形成一道七八米宽、十多米高的水帘。有谁见过这么不顾一切的水吗，携千钧之力冲击在岩上，碎成飞沫，化为微尘，一点一点落下去，再还原为大片的水，继续奔流，迎接下一个巉岩。

即将入伏，黄昏突降暴雨，朋友带着我，从这高峡平湖出发，跟随流水，在天柱山大峡谷穿行。

流水奔腾，酣畅快意。只有飞鸟可以在流水上翻飞，只有竹梢上的风可以与流水说话。瀑布滚瓜溅玉，不屑和人啰嗦，它那么高傲，又那么热情，翠绿的毛竹间，洁白的面庞不停闪烁。这些奔腾直下的水，很少一部分沉淀在深深的暴跌池里，大部分会流出山，汇入潜水，潜水南折向东，流入皖河，皖河在安庆汇入长江，最终，它们一起奔流入海。

我羡慕瀑布水流巨大的热情和惊人的能量，水流发出的轰鸣让人内心躁动，这样燃烧着的分分秒秒才有趣味，一旦静止，死水一潭，千万年不过一秒。它安稳、沉静、渊深，乔模乔样。

潭的四壁，是7.8亿年前的花岗片麻岩。

7.8亿年。

叙事时间必须远远小于实际时间，不然根本无法叙述。以“亿”为单位，人一下就被推到现场之外，人会本能地想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。这样说吧，一小时3600秒，一亿秒，相当于三年两个月零两天。

人们不会关注每秒的感受，过去三年多的事，在记忆长河里，有时甚至像从未存在过一样。只有剧痛和狂喜，能让人的神经瞬间敏锐起来。当然，人不可能在一亿秒的时间里一刻不停地咀嚼痛苦或享受欢喜。那些尖锐的时刻，与冗长的人生相比，实在是太少、太少了。人在许多时间里，和大树一样敦实，和黄土一样沉默。人在各种各样的劳作里麻木心灵；否则，百感万事，忧心劳形，人非金石，如何抗衡。

就这样想一下吧：7.8亿年，与地球寿命的十分之一相近，我们将人间一秒视作地质史上的一年，那么，人间三年两个月零两天刚好换算为地质史上的一亿年。地质史上的7.8亿年，约等于人类能感知的25年。

片麻岩属于变质岩，变质岩由沉积岩在高压高温的地下深处重新塑造而成。变质岩继续下沉，高温将它熔化成岩

浆，岩浆喷涌而出，随物赋形，就成了火成岩。

沉积岩、变质岩、火成岩，是岩石的三种类型，这些冷硬的石头，都曾经火热、奔突、冲刺、裂变。它们经历的事件，人类永远无知无识。人类只能看到它们冰冷沉着的样子，就像有些人，你永远只能看到他雍容沉稳，高深莫测。或者反过来推想，这些人宝相庄严的背后，也曾有惊天动地的岩浆岁月。我看着暴雨冲刷的片麻岩，怀着敬慕的心情，想象它7.8亿年前的故事，就像中老年人想起自己25年前的往事。

地球最开始是这样，冰冷坚硬的巨石被岩浆吞噬，那些圆润的或者尖锐的石头也会化作沸腾的岩浆，四散奔流，迎接新的欢喜，制造新的地貌。四十多亿年之后，地球只有很少的火山还会喷发，绝大部分安稳了，固执一隅，沉默为三种岩石。

豪雨灌洗片麻岩谷底，一路冲波激荡，形成通天瀑和龙涎瀑的巨幅水帘，这是一年中难得的盛景。

岩浆奔流我们见不到了，7.8亿年前，它的样子比这些奔腾的瀑布气势壮观，它是滚烫的，舍身忘我的，熔化一切，塑造一切，睥睨一切。最后冷却、静止成我们脚下如芝麻糖一样的石块。很难设想它曾经那样热爱这个世界，用它燃烧的胸膛映红了天空。

瀑布奔流此刻就在眼前，它就是当年的岩浆。它是冷的，不会熔化靠近它的一切，但它奔腾的气势和岩浆一样，让人难以招架。它将一切拘谨、冷漠、循规蹈矩掳掠一空，它在前面呼喊，跟我来吧，快，冲撞，奔腾，猛烈地撕碎、毁灭，最后出山时，还是清澈的水流，这才是生活和存在的意义。

在大峡谷里，每个游览者不过是一粒微尘。人微小的身躯在飞流直下的瀑布和形如屋宇的巨石前踟躅，就像几只兴奋的蚂蚁。人不甘于做卑微的蚂蚁，偏要思考人生和宇宙。

你看，峡谷上下落差两百多米，水冲击在青色的岩石上，腾起漫天洁白的水花。在这种一清二白的嬉戏中，是水更快乐还是岩石更快乐？他们的相逢极其短暂，握手，就是放手，这些水刚刚感受岩石表面的硬朗，立即被后继的水流冲走，来不及温存，就悬空垂坠，去触碰下一片岩石。

水流掠过千岩万壑，岩壑接纳万千水流，匆忙，迅捷，



月光城 散文

岩与瀑

冯洲

彼此的手没有握热，就各自东西。岩石会不会渴望“这一串”水流浸润全身，作恒久的停留，每一个凹陷都被水抱住，耳鬓厮磨？水流会不会在冲击岩石的肌肤后，回旋往复，绕石三匝，企图不再溜走？

如果岩石只是沉醉于水流的冲刷，对转瞬即逝的飞沫充满猎奇；如果水流只是享受与不同岩石随机碰撞的快意而乐此不疲；那么，渴望停下来的一方，它的心就会疼痛。

峡谷石缝里长出了麦冬，山脚空地上全是毛竹。抬头望那些遮天蔽日的毛竹，天空似乎也在旋转。我，也是峡谷中的水流，要和所有的景点一一触碰，一一告别。

我们在酷暑的间隙里与暴雨相逢，浑身湿透。傍晚，回到一家名叫“竹篱茅舍”的民宿安顿。

湖水翠竹环绕的餐厅里，山珍罗列，美酒当前。闪电骤然照亮黛色的群山，惊雷震坏了供电设施，大厅一片昏暗，几千年前的一幕突然重现：

日暮酒阑，合尊促坐，男女同席，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，堂上烛灭……

民宿主人介绍说，天晴时，落日照着对面的山峰，有如一座金山。此刻只能看见影影绰绰的山峰，湖水倒映着青山，亦真亦幻，是另一种情致。借着雨后暮色，吹着湖上清风，人不禁生出“能饮一石”的狂想。

方才周旋于片麻岩与瀑布之间，渴望熔岩一样的热情奔放，瀑布一样的冲锋陷阵，无端纠结于岩与瀑的恋情；坐下不多时，又被竹篱茅舍的宁静浸染。我不能解释自己的矛盾想法，或许，我本就是那种容易为外物感染和塑造的人。

我刚才是在竹杪和山峰上游走，肉身随着峡谷的台阶上下升降。我早就随着飞瀑流泉席卷了整座山。我甚至看到了7.8亿年前奔腾的岩浆。我和瀑布岩浆一起舞动。

此刻，阵阵清风吹来，带着湖水和湖边植物轻微的甜味，热气腾腾的饭菜和美食的香气在四周萦绕，那个渴望奔腾、不惧摔成碎片的少年呢？他没有本领像瀑布一样能重新凝结为完整的水体，他没有办法保持势能永远一路狂奔。这个嘲笑湖水幽静沉闷的人，这个不甘于变成坚硬冰冷岩石的人，终于宁静、安详，无欲无求。

在分分秒秒的平静日子里，一切勇气、热情、创造、爱，都变成细碎的尘埃，填补

了岁月的空洞。7.8亿年，25年，如果没有尖锐的、鲜活的感觉，就只是混沌的、停滞的时间。

一顿美味就收服了他。“何如饮酒连千醉，席地幕天无所知”。窗外，暴雨如注，湖水并不平静，正在接受吴昊高天的冲撞与洗刷。

悬崖将在瀑布的强力冲击下不断坍塌，瀑布逐渐后退，降低，最终消失。眼前的百米飞瀑，终有一天会消失成平缓的水流，一如高温岩浆凝成冰冷石块。能量一直在积聚，也从未停止释放、消耗，犹如人的情绪从高位缓缓降低，终归于平淡。

饫甘餐肥之后，人们鼾声如雷，有关宇宙人生的思考暂时退去，飞瀑水花来袭梦中。

我真喜欢那些飞瀑水花，瞬间粉身碎骨，瞬间又凝聚一处。生生灭灭，绵绵不绝。

它将自己全部交出去，单纯，豪爽，澄澈，剽悍。它在青山的怀抱里，有不竭的能量，东西南北流；从不思前想后，从不畏缩苟且。它什么也不怕，末了，什么也不曾丢失。

这些水花现在就开在我的枕边。窗外是那片倒映黛山的湖水，枕石漱流也好，枕流漱石也罢，我能闻到雨水洗刷过的竹叶的气味，被雨打湿的鸣虫、还有翅膀低垂的蛾子的气味。夜雾的潮气从窗外一点点渗透进来。寅时酒醒，借着微弱的天光，我看见远山一团一团白雾，向我身边轻轻漂浮过来，我在水花之上，白雾之间，半睡半醒。

水花碎了，很快就能弥合如初；人心如果被撕成碎片，置身这样的水雾之间，也能慢慢愈合吧。我随着水花在幽篁之上飞行，享受这酷暑清晨短暂的凉风。

明天是7月11号，天柱山出梅入伏。

